

論

衡

二







衡 論

(二)

著 充 王

論衡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賜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廣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恐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救人君

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彊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禦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覽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長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彊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恐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恐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臣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卽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拑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

獲死亡不還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傾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聞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拑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地殺而埋之婦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地死向者出見兩頭地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地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卽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地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地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地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地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
 其父田嬰護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
 子何也嬰曰五月子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
 天平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
 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
 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地猶五月舉子
 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地者無殃禍也
 由此言之見兩頭地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地獲
 二福如埋十地得幾祐乎埋地惡人復見叔敖賢也
 賢者之行豈徒埋地一事哉前埋地之時多所行矣
 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
 獄人之地豈叔敖未見地之時有惡天欲殺之見其
 埋地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
 敖之賢在埋地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
 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
 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
 不賜年桀紂不天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
 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迹也迹生時行以爲死

謚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
 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秦穆公之霸不過晉
 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
 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
 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
 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
 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旣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
 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
 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子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
 罪一也喪爾親使民無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欺子夏投其杖而拜
 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
 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曰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拜受其過始聞暫見皆以爲然熟考論之虛妄言也夫失明猶失聽也失明則盲夫聽則聾病聾不謂之有過失明謂之有罪惑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謂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孺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惡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拜以自悔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孰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天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盲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誤矣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聞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拜受其過

曾子子夏未離於俗故孔子門叙行未在上第也秦襄王賜白起劔白起伏劔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前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如天審罰有過之人趙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祐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矣夫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徑萬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脉此乃恬之罪也卽吞藥自殺太史公非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夷傷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救百姓之急養老矜孤修衆庶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第過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脉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脉罪至當死地養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脉知已有絕地脉之罪不知地

厥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非何以異太史公
爲非恬之爲名將不能以彊諫故致此禍夫當諫不
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黨室如太史公
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恬
以不彊諫故致此禍則已下黨室有非者矣已無非
則其非蒙恬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云七十
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好學然回也屢空槽糠不厭
卒天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
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
遵何哉若此言之類淵不當早天盜跖不當全活也
不怪顏淵不當天而獨謂蒙恬當死過矣漢將李廣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常不在其
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
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見
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
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之獨此
矣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也李廣然之明者信之夫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
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李廣不
侯王朔謂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
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符見於骨體大將
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後竟以
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
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
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恣而不罹禍順
道而違福王朔之說白起自非蒙恬自咎之類也倉
卒之世以財利相劫殺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商至
湖迥之地殺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葬
在木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情狀之人不力
農勉商以積穀貨遺戕餓饑腹餓不飽推人若畜割
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吏所不
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粟之中生者百一死
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賜達富厚安樂天
不責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非其無力作而倉卒
以人爲食加以溼漏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使知不可為非之驗何哉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書李斯姪同才幽殺韓非於秦後被車裂之罪商鞅欺舊交擒魏公子卬後受誅死之禍彼欲言其賊賢欺

卒有善神祐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交故受患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為李斯所幽公子卬何罪而為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賊賢欺交幽死見擒何以致之如韓非公子卬有惡天使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為天奉誅宜蒙其賞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惡非天所罰李斯商鞅不得幽擒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聞見天獨知之故受戮殃夫諸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賊者何負如逆道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賤遭周文而得封寧戚隱厄逢齊桓而見官非窮賤隱厄有非而得封見官有是也窮達有時遭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純道者也虞舜為父弟所害幾死再三有遇唐堯堯禪舜立為帝嘗見害未有非立為帝未有是前時未到夜則命時至也素古人君臣困窮後得達通未必有功有惡天禍其前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發壞室屋俗謂天取龍謂龍藏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室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愚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言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為天使猶賢臣為君使也反報有時無為取也如以龍遁逃不還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為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為復在地如龍有升降降龍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為天怒取龍之子無為怒也且龍之所居常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地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船荆次非渡淮兩龍繞舟東海之上有蒼工詎音或勇而有力出遇神淵使御者飲馬馬飲因沒訖怒拔劍入

淵追馬見兩蛟方食其馬手劍擊殺兩蛟由是言之
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木中屋間明矣在淵水
之中則魚鼈之類魚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
用爲哉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
無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合
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鶴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
帝騎龍升天此言蒼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
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
之性人爲貴則龍威矣貴者不神威者反神乎如龍
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龜地亦有
神與不神神龜神地復升天乎且龍稟何氣而獨神
天有倉龍白虎朱鳥玄武之象也地亦有龍虎鳥龜
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龜不神龍何故獨
神也人爲倮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
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同獨謂能升天者謂龍神
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因謂
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
之間恍惚無形寒暑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形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
類能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傳言
鱗蟲三百龍爲之長龍爲鱗蟲之長安得無體何以
言之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
食於濁游於清正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
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地之人世俗畫龍之象
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地之類也韓子曰畫龍乘雲
騰地游霧雲罷雨霽與螭蟻同矣韓子曰龍之爲蟲
也鳴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嬰之必
殺人矣比之爲螭蟻又言蟲可狎而騎地馬之類明
矣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
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
夫龍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
從而痛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肝何可得食禽
獸肝胎非一稱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
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
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
不知非龍實智古者畜龍故國有養龍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鸞叔宋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澶川澶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烹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沃棄之物乃低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路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盡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

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水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水謂龍從水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與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爲威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千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爲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爲雷電則爲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爲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蓄正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寶取龍龍爲天用何以死蛟爲取之且魚在水中亦隨

雲雨盡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隨雲雨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地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証龍之能也然則龍之所以爲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永足以爲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爲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爲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狴狴知往乾鵠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爲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飛者可爲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况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爲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

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吶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爲隆隆者天怒吶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龍殺而已何爲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殺龍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墮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爲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着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着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雲雨冥晦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着於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卽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咎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哀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咆哮喜則歌笑比聞天

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一有候守人君喜卽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媪會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則夫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意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憐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子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兩者以爲天施氣天施氣濕爲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爲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洩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爲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大豕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滂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爲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爲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污也如食已知之

名曰腸滂戚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滂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爲腸不爲體傷滂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明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觀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夫戚夫人則怨呂后棄呂后之崩未必遇雷也道士劉春榮或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斬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滂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開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聞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遠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淨天

之所惡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宜法天制飲
食人不潔清之法爲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
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
陽陰過聞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
也何不盡殺案一過非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
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
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
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
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
狀其意以爲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觀
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推
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
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爲連鼓之
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卽
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
懸須有筭簋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若
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爲雷或曰如此固爲神
如必有所懸着足有所履然後而爲雷是與人等也

何以爲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
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爲神如無形不
得爲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
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
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
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
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
不蹈於地安能爲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
仙人畫仙人之形爲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
着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爲
着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
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响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
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
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
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
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爲雷之形一出入一屈
一伸爲相校軫則鳴校軾之狀校軾或作校較鬱律嘖壘之
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軾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軾

之音也。魄然若髮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事，則相枝軫，枝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爲鎗，大矣。陽氣爲火，猛矣。雲雨爲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工之消鐵也，以土爲形，燥則鐵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鐵之烈也。陰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濕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刺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刺人人，不得無迹。如多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爲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爲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女也。生而有文在掌，曰爲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刺之跡非天所書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卽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焦，中身則皮膚灼爛，臨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爲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焦，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燭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爲火，有五驗言雷爲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爲天怒，虛妄之言。雖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已也。如雷不爲天怒，其擊不爲罰，過則君子何爲爲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况聞天變異常之聲，軒轅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爲已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爲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爲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爲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辯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備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
 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
 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
 胡髯呼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
 公記誅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
 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謚也
 如謚臣子所諫列也諫生時所行爲之謚黃帝好道
 遂以升天臣子諫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謚謚法曰
 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謚非得道之稱也百王
 之謚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
 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謚乎名之爲黃帝何世之人
 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
 世號謚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
 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
 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
 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
 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
 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
 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
 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
 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
 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
 稱堯若腊舜若腊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
 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
 其實也使黃帝廢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
 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
 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
 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
 帝何爲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
 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
 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
 山名曰會稽卽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稽夫禹至會稽治水不巡狩猶黃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猶無鑄鼎龍垂胡髯之實也里名勝母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謂民朝起者歌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竝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帝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鷄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鷄食之皆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爲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蟆化爲鶉雀入水爲蜃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爲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

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爲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髣髴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爲物熟驗白爲人老效物黃人雖灌醆塗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返老衰安可伏却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燧魚鮮煮之熟也燧不可復冷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燧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爲仙爲仙體輕氣飄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彊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非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爲王恨父徒死懷叛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爲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齊首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爲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回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大陰入乎元闕至於蒙蔽之上見一士焉深目元準鴈頸而戴肩浮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逃逃乎裨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爲倍俗去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勿而游至長不倫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惇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戴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

生也此其比夫不名之地猶喉吭也若我南游乎閭浪之野北息乎沉蕪之鄉西窮乎杳冥之黨而東貫須臾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營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慮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久若士者舉臂而縱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喜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鶴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爲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梨之內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眾遠去無得道之效慙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賣於世則

作誇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爲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竝聞當時竝

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鷄犬升天者况盧敖一

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

蒲坂項曼都之與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

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

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

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不若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

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

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爲過忽然若臥復下至

此何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

能上天矣何爲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

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

無復還者復育化爲蟬羽翼旣成不能復化爲復育

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

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

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

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慙愧無言則言上

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已始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病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

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

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

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

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

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爲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

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

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

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

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

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

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天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

不焦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

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爲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

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

聞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息不得洩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與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烹煮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烈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羣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爲道人也則爲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

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爲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却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柝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爲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入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爲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爲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衆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膚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重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

夫朔與少君俱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二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遲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真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天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嚙食。孔竅以注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餓之害矣。凍餓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真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嚙氣。

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自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胃中。憤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鄒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藥物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脉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補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腊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羸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

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羸若腊如德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工酒池沉酒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淇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羸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語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鈎撫探易極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鈎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鳥之祐高祖有斷大地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階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妻於望羊瑞明於魚鳥天下義兵並來會漢助彊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衆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

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鳩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王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衆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智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秋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秋以短小之身飲食衆多是缺文王之廣軀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觚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平則受福胙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平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平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醕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醉醕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爲桀紂小之則爲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名垂譽乎世間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爲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沉湎於酒以糟爲止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爲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爲樂今酒池在中庭乎則不當言爲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窓舉燭故曰長夜令坐於室乎每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煩苦相踏藉不能甚樂令池在深室之中則三千人宜踰池坐前俯飲池酒仰食肴膳倡樂在前乃爲樂耳如審臨池而坐則前飲嘗於肴膳倡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旣不以禮臨

池牛飲則其噴肴不復用杯亦宜就魚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爲林令男女裸而相逐其間是爲醉樂淫戲無節度也夫肉當內於口口之所食宜潔不辱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潔者如以醉而不計潔辱則嘗其浴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爲不肯浴於酒中以不言浴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說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夫言用酒爲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爲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滂池於地即言以酒爲池釀酒糟積聚則言糟爲止懸肉以林則言肉爲林中幽寘人時走戲其中則言裸相逐或時載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康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恐極欲以戒之也而不言糟止酒池懸肉爲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

二百周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家欲惡紂故言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謂候之也夫三公鼎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傾鼎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時或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璧一本作注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粥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言燒燔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前爲壽侯射周青臣進頌始皇之德齊淳于越進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爲夾輔周青臣以爲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或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諸守尉集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爲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爲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叮叮若荆軻之問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叮叮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爲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梁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恚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捐車騎始皇知左右洩其言莫知爲誰盡捕諸在旁者皆殺之

其後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
死地分皇帝閼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
之夫誅從行於梁山宮及誅石旁人欲得洩言刻石
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問何罪於秦而盡誅
之如刺秦王在閼中不知爲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
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爲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閼
彼或時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
里且盡好增事者則言叮叮也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優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褒文武也夫爲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爲文不滙則事不足褒堯舜雖優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疏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案堯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纂咄淮夷徐戎竝爲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罪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爲字劣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異也走用足飛用翼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衆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猶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從也人禁於刺虎怯於擊人而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敗缺勇無不進乃爲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哀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爲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亦皆知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宏演爲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宏演使遺致命於肝痛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刳其腹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刳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刀相刺中五藏輒死何則五

藏氣之主也。猶頭脈之湊也。頭一斷，手不能取他人之頭，着之於頸，柰何？獨能先出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腹實出，輒死，則手不能復把矣。如先內哀公之肝，乃出其腹實，則文當言內哀公之肝，出其腹實，今先言盡出其腹實，內哀公之肝，又言盡增其實也。

儒書言楚熊渠子出見寢石，以爲伏虎，將弓射之，矢殺其衛，或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爲兇也，射之，矢飲羽，或言李廣便是熊渠，養由基、李廣，主名不審，無實也。或以爲虎，或以爲兇，兇虎俱猛，一實也。或言沒衛，或言飲羽，羽則衛言不同耳。要取以寢石似虎兇，畏懼加精射之入深也。夫言以寢石爲虎射之，矢入可也。言其沒衛，增之也。夫見似虎者，意以爲是張弓射之，盛精加意，則其見真虎，與是無異。射似虎之石，矢入沒衛，若射真虎之身，矢洞度乎石之質，雖射肉易射也。以射難沒衛言之，則其射易者，洞不疑矣。善射者能射遠，中微不失毫釐，安能使弓弩更多力乎？養由基從軍射晉侯，中其目，夫以匹夫射萬乘之主，其加精倍力，必與射寢石等。當中晉侯之目，也可復洞達。

於項乎如洞達於項，晉侯宜死車，張十石之弩，恐不能入一寸，矢摧爲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弓，雖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精，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徙器物，精誠至矣，素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如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斫之，可復謂能斷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暴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椎之，能令石有跡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餘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鋒，箭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養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飲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爲鳶，以象鳶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常言遂飛不當言三日。猶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

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母如木葛機關備具與木車馬等則遂飛不集機關爲須臾間不能遠過三日則木車等亦宜三日止於道路無爲徑去以失其母二者必失實者矣

書說孔子不能容於世周流游說七十餘國未嘗得安夫言周流不遇可也言于七十國增之也案論語之篇諸子之書孔子自衛反魯在陳絕糧削迹於衛忘味於齊伐樹於宋并費與頓牟至不能十國傳言七十國非其實也或時于十數國也七十之說文書傳之因言于七十國矣論語曰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也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夫公叔文子實時言樂笑義取人傳說稱之言其不言不笑不取也俗言竟增之也書言秦繆公伐鄭過晉不假途晉襄公率羸戎要擊於峭塞之下疋馬隻輪無反者時秦遣三大夫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皆得復還夫三大夫復還車馬必

有歸者文言疋馬隻輪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待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趨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細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難爲故也夫不以爲非實而以爲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殆必有之何則荆和獻寶於楚楚刑其足痛實不進已情不達泣涕盡因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滿竭血隨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或時不言傳則言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矣高宗諱陰三年不言尊爲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猶疑於增况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僉息薦百里奚繆公未聽僉息出當門仆頭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薦善不受其死仆頭碎首而死以達其友也世士相激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薦善古今有之禽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痛者血流雖忿恨惶恐無碎首者非首不可碎人力不能自碎也執刀劍頸樹鋒刺曾鋒刃之助故手足得成勢也言禽息舉椎自擊首碎不足怪也仆頭碎首力不能自將也有扣頭而死者未有使頭破首碎者也此時或扣頭薦百里奚世空言其死若或扣頭而死世空言其首碎也

儒書言荆軻為燕太子刺秦王操七首之劍刺之不得秦王拔劍擊之軻以七首擲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七首之利荆軻勢盛投銳利之刃陷堅彊之柱稱荆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七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七首洞過乎車張十石之弩射垣木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荆軻之手力投輕小之七首身被龍淵之劍刃入堅剛之銅

柱是荆軻之力効於十石之弩銅柱之堅不若木表之剛也世稱荆軻之勇不言其多力多力之人莫若孟賁使孟賁掘銅柱能過一有淵出一尺乎此亦或時七首利若干將莫邪所刺無前所擊無下故有入尺之效夫稱干將莫邪亦過其實刺擊無前下亦入銅柱尺之類也

儒書言董仲舒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在他三年不窺園菜夫言不窺園菜實也言三年增之也仲舒雖精亦時解休解休之間猶宜游於門庭之側則能至門庭何嫌不窺園菜聞用精者察物不見存道以云身不聞不至門庭坐思三年不及窺園也尚書毋佚曰君子所其母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佚者也解半有人之筋骨非木非石不能不解故張而不弛文王不為弛而不張文王不行一弛一張文王以為當聖人材優尚有弛張之時仲舒材力劣於聖安能用精三年不休
儒書言夏之方盛也遠方鬪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故入山澤不違惡物用辟神靈故能叶於

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爲美鑄以爲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逢惡物辟除神姦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姦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應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寶奇之物使爲爾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姦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傳言周鼎不變自沸不投物物自出此則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爲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審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禹得鑄以爲鼎也其爲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爲遠方貢之爲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爲禹鑄之爲神乎禹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鑄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爲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爲神乎夫百物之象猶雷雷也雷雷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也

傳言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秦本事周赧王之時秦昭王使將軍嫪毐攻王赧王赧懼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還王赧王赧卒秦王取九鼎寶器矣若此者九鼎在秦也始皇二十八年北遊至琅邪還過彭城齊戎禱祠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泗水之中求弗能得案時昭王之後三世得始皇帝秦無危亂之禍鼎宜不亡亡時殆在周傳言王赧奔秦秦取九鼎或時誤也傳又言宋太亾社亡鼎沒水中彭城下其後二十九年秦并天下若此者鼎未入秦也其亡從周去矣未爲神也春秋之時五石隕於宋五石者星也星之去天猶鼎之亡於地也星去天不爲神鼎亡於地何能神春秋之時三山亡猶太亾社之去宋五星之去天三山亡五石隕太亾社去皆自有爲然鼎亡亡亦有應也未可以亡之故乃謂之神如鼎與秦三山同乎亡不能神如有知欲辟危亂之禍乎則更桀紂之時矣衰亂無道莫過桀紂桀紂之時鼎不亡去周之衰亂未若桀紂留無道之桀紂去衰末之周非止去之宜神有知之驗也或

時周亡之時狀軍摎人衆見鼎盜取姦人鑄煉以爲他器如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弗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神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史吏治誅新垣平大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藝增篇

世俗所患忠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極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豈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馳閭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疏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儻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莫過聖人

經藝萬世不易猶或出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妄亂誤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略舉較著令慨惑之人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尚書協和萬國是美堯德致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其治五千里內周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荒服戎服要服及四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骨傷耳焦僂跛踵之輩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盡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雍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地神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祭后稷始受師封說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族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

僻名猶達朝廷也其開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聽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也夫鶴鳴雲中人聞聲仰而視之目見其形耳目同力耳聞其聲則目見其形矣然則耳目所聞見不過十里使參天之鳴人不能聞也何則天之去人以萬數遠則目不能見耳不能聞今鶴鳴從下聞之鶴鳴近也以從下聞其聲則謂其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臯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上也無以知意從准況之也詩人或時不知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喻事故增而甚之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孑遺是謂周宜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燬食餓足者廩固不空口腹不饑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枯猶地之水止陵之上不泄也山林之間富貴之人必有遺脫者矣而

言靡有孑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闚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母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肖者皆懷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質非狂妄頑嚚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效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言闚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糲亦能愈飢食豆麥者皆謂糲而不甘莫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杖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持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天不肖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惡之甚也尚書衆官亦容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語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

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無能名之效也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備書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皆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豎了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子路使子羔爲郈宰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議讓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由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臣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中車轂擊人肩磨舉袖成幕連衽成帷揮汗成雨齊雖熾盛不能如此蘇秦增語激齊王也祖伊之諫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賢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故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土崩瓦解安肯戰乎然祖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語武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河北地高壤靡不乾燥兵頓血流輒燥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殷士卒皆實盛糧或作乾糧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諫紂惟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後君子修之星

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如復君子者謂孔子也孔子修之星實如雨如兩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而爲雲雨星墮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難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夫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郎中汝南賁光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頌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積善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夫賁光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過其實況上古帝王久遠賢人從後衰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遭光武論于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論衡卷八終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尙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沉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

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

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迨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道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宏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問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母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勅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勅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愛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勅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願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

得之願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毒苦貧賤起爲奸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旣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紲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紲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紲也何則世間彊受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恒人見在衆

多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
寃也察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
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
誠似婁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
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
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
敬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
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
不如非失對欺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
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
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
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多矣何須
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
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
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
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

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
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已
上已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
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罕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
於子子何詠是惡宰子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
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
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
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
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
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
罪必寬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
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
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自改
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
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
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
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子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子改是蓋起宰子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卧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子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彫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曠劫而已無爲收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豈徒寢哉且論人大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子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槩矣今孔子起宰子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美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于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已位而伐

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謂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今自以短命猶怕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禦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彌云命所稟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或過故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兼以攻上之短不犯其罰問曰康子亦問好學孔子亦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非聖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哉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南子術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鄙陋之行天曾厭殺之可引以誓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肯信之乎行事雷擊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填人如曰雷擊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填我子路頗信之今引未曾有之禍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行事適有隊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邪案諸隊厭不寤者未皆爲鄙陋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誓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稱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

善惡也成事顏淵蚤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聞孔子之言知死生之實孔子誓以予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惟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殺之乎若此誓子路以天厭之終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教惟慢游是好謂帝舜勅禹毋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勅戒之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陳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隱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誓好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鄙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嫌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子自傷不王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瑞應不至悲心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審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帝未必常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案其瑞應不皆鳳皇爲必然之瑞於太平鳳皇爲

未必然之應孔子聖人也思未必然以自傷終不應矣或曰孔子不自傷不得王也傷時無明王故已不用也鳳鳥河圖明王之瑞也瑞應不至時無明王明王不存已遂不用矣夫致瑞應何以致之任賢使能治定功成治定功成則瑞應至矣瑞應至後亦不須孔子孔子所望何其末也不思其本而望其末也不相其王而名其物治有未定物有不至以至而效明王必失之矣孝文皇帝可謂明矣案其本紀不見鳳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志恨失意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問之曰孔子欲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能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容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也如修君子之道苟自容中國亦可何必之夷狄如以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禹入裸國裸人衣出衣服之制不通於夷狄也禹不能教裸國衣服孔子何能使九夷爲君子或孔子實不欲往患道不行動發此言或人難之孔子知其陋然而猶曰何陋之有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僞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陋苟欲自遂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遂孔子惡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億中時也夫人富貴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不可不受命而自以努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成事孔子不得富貴矣周流應聘行說諸侯
智窮策困還定詩書聖絕無異稱已矣夫自知無貴
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
能得而謂賜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
曉其故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徒
好貨殖故攻其短欲令窮服而更其行節夫攻子貢
之短可言賜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
前言富貴在天和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子此言人將起天與之輔人將
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天故曰
天喪予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
命自爲死也如短命不幸不死孔子雖王猶不
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如
斬杖本得短可謂天使疾人不得行乎如能起行杖
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
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
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
聖爲輔有不賢何則祿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

顏淵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喪孔子云天喪予何
據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
時不使之王邪將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
王顏淵死何喪如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
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惡所
聞中悔不命天神論議誤不諦也

孔子之術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駟
而贈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駟脫駟於舊
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
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駟以
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副情而行禮情起而思動
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
矣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夫慟哀之至也哭顏淵慟
者殊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柩顏淵請車以
爲之柩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再舊館脫
駟以賻惡涕無從哭顏淵慟請車不與使慟無副豈
涕與慟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恩
義不稱未曉孔子爲禮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

柳吾不徒行以爲之柳鯉之恩深於顏淵鯉死無柳大夫之儀不可徒行也鯉子也顏淵他姓也子死且不禮況其禮他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副情於舊館不稱恩於子豈以前爲士後爲大夫哉如前爲士士乘二馬如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載賣兩馬以爲柳桑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截一以贈舊館今亦何不截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贈舊館未必亂制葬子有棺無柳廢禮傷法孔子重聘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得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粥車以爲鯉柳何以解於貪官好仕恐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成禮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餓棄禮義禮義棄信安所立傳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饉易于

而食枵骸而吹口饑不食不服顧恩義也夫父子之恩信矣饑餓棄信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夫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適衛冉子僕子曰庶矣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語冉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尚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使者曰夫子何爲問所治爲非問操行也如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子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韓子曰書約則弟子辯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

諱避伯玉賢故諱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爲賢者諱亦貶纖介之惡今不非而諱貶纖介安所施哉使孔子爲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諱

佛胥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諫孔子曉之不可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審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能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胥未爲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軟而易汀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闕避惡去汙不以

義耻辱名也盜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胥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胥非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箕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卽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擇善國而入之也孔子自比匏瓜孔子欲安食也且孔子之言何其鄙也何彼仕爲食哉君子不宜言也匏瓜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距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爲行道徒求食也人之仕也主貪祿也禮義之言爲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爲欲也禮義之言爲供親也仕而直言食娶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違之意不假義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周流應聘不濟闕道不行失孔子情矣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未之也已何必

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吾
其爲東周乎爲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畔者行
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趨也言無定
趨則行無常務矣周流不用豈獨有以乎陽貨欲見
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
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畔執季桓子二人同
惡呼召禮等獨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
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尚及佛肸未
甚惑之狀也

論衡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施罰責功重賞任刑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吏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使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仕言與服相違行與術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煩勞人體無益於人身莫過跪拜使韓子逢人不拜見君父不謁未必有賊於身體也然須拜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自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謂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賜食君父之前不拜而用肯爲之乎夫拜謁禮義之效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耕戰飲食也貴耕戰而賤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

禮義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陰陽繆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農不得耕士不得職也子貢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費羊孔子重廢禮也故以舊防爲無益而去之必有水災以舊禮爲無補而去之必有亂患儒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重本尊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爲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蹈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耕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益謂俗儒無行操舉措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僞說食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索行顯不循爵祿去卿相之位若脫躡者居位治職功雖不立此禮義爲業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無禮義傾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卒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爲善受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夷風者貪夫廉懦夫有

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段干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閭秦軍聞之卒不攻魏使魏無干木秦兵入境境土危亡秦疆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千里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卻彊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莫大焉賞莫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譎華士二人昆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沮齊衆聞不爲上用之路同時誅之韓子善之以爲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譎華士段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卻到魏文侯式之卻彊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譎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爲有功是韓子不賞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段干木之閭秦兵爲之不至非法度之功一功特然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養三軍之士明罰賞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彊肯爲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乘之力非不動也然而不勝至於破亡者彊弱不敵衆寡不同雖明法度其何益哉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恐犯也秦之與魏孟賁之與童子也魏有法度秦必不畏猶童子操刃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間非徒童子修禮盡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彊則奮威秦以兵彊威無不勝卻軍還衆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操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彊助也謂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議欲廢太子呂后患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子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消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爲呂后議進不過彊諫退不過勦力以此自安取誅之道也豈徒易哉夫太子敬厚四皓以消高帝之議猶魏文式段干木之閭卻彊秦之兵也

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

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疆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御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駁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爲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樸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間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爲也夫人所不能爲養使爲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爲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

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業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僥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費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爲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驚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

馬之心竟辟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曰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到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首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踈絕耻辱至身推治身以况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爲善哉以爲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爲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以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人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

終治人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蚘九之刑後用甫侯夫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吾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攔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崇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也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之出子服厲伯見君子龐攔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曰思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者明公以爲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今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宜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向者法度也人爲惡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制有不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猶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功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人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不聞惡不輒罰矣聞善火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之加賞考有驗乃知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靡擱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開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

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鄭之以掌也御者無銜見馬且犇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犇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日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日不遍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靡擱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爲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爲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爲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靡擱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燦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矣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爲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稗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開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已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已失法也備溺不開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已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盆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益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

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起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貪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歸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者必以賁辭曰歸賚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慮也無慮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
貪當不受之時已不貪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
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已無功若已致仕受室非
理而曰已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况後萬前當受十
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
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
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
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已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
可以爲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曾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曾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爵祿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
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爲天吏則
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
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

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
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
之也知其意嫌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爲天吏乃可
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
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
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彼辭
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
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雖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
之禍其極所致之禍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
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乎日望之孟子所去
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
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
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
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爲王終始不一也
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
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乎之不過魯侯天也前不過於晉後不過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爲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經意無異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望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異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乎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爲

不豫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與何以見乎帝舜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年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教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爲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爲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與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爲

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爲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的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爲王者有王者若爲王臣矣爲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糞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人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

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矧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遊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遊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買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爲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衆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起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起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爲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非上有半蟾食實者過半旬旬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織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也已類變曰惡用是鵝鷄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鵝鷄之肉也出而吐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克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克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怪鵝如吐之者豈爲在母不食乎乃先詭鵝曰惡用鵝鷄者爲哉他日其母殺以食之其兄曰是鵝鷄之內仲子耻負前言卽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

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執不食於母鵝鷄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爲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克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爲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爲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汗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大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織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衆昭皆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織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皆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爲誰粟不知樹者爲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爲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室中之槁壤飲盜室

中之黃泉胡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讓
魚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
所鑿土非盜所聚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
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獨處於陵以兄之
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
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徒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齋食而
行鵝膳之進也必與飯俱母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
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明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
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
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謂之若胡乃
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
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
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觸值之命也順操行
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
不王顏淵早天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
何以不受正命比于割子胥烹子路道天下極哉非
徒桎梏也必以桎梏教非正命則比于子胥行不順

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燒雖或慎操修行其何益
哉實廣國與百人俱卧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
國獨濟命當封矣也積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雖
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尼之
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人主人子之天
命當賤雖載入宮猶爲守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
載子入宮同一實也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其工與顛頭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顛頭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乎不周爲其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其工折之代以獸足骨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其大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其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瀆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象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其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誦述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眞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克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

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譬矣夫如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
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

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
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
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

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

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雜陽九州之中也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從雜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雜陽三千里視

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燕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雜且萬

月舍猶地有鄗亭爲長吏廨矣鄗亭著地亦如星舍

里徙民遷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

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

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雜陽二萬

無恍惚明矣

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雜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

說日篇

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

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

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

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

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

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

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

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軌無翳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筭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屬察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

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椽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人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人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唾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沉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一人把火炬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日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隣北上視天天云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徙下若合矣儒者或以且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

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
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
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
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
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
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
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
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
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
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
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
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
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

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旣以火爲效又
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
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不且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
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
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
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
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
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
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
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
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
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
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
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
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雜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
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
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

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晷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駛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曰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入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

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礎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昔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日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國接壤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眈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葉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質未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燥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燥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

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正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正明

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

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
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
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
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
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其然出地起於山
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
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
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
也或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麗于畢
俚傍流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
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
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
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爲露冬則
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
從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
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買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濁也夫佞與
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
自刻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易爲獨以情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
無禍小人縱食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
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
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
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爲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
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佞違匿
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期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欺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貴誤故賊加增過誤滅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備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接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襮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撻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狙上之脯指掌中之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源禽獸藏山咬獵者見其豚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者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共親之飾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爲覺露也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撻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辨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於己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利則便得如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洎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已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那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榻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蘇秦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榮榮顯爲世雄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盧君陽寢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雖堯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惑人立心茲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卷十一終

